



德、澳、日三国职业教育特色及其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启示

危钰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1)

摘要:高等职业教育如何适应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通过对德、澳、日三国职业教育特色的比较研究,结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提出三点启示:借鉴德国双元制经验,加强企业与职业院校间横向沟通;借鉴澳大利亚 TAFE 学院灵活的教育管理机制,允许职业院校之间的学分互通和学生对技能与职业的选择、普教与职教之间的自由转换;借鉴日本专门学院的职业教育制度及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制度,从国家层面建立适应市场需求的技能认定机制。

关键字:高等职业教育;教育特色;教育改革;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14) 02-0094-04

当前,伴随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对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毕业生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因此,从体制上探索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途径,已成为深化教育改革、破解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关键选择。本文借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以德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为例,探索研究这三个国家的高职层次的教育体制,对比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深化改革的启示与建议。

一、德、澳、日三国职业教育特色

(一)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

德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一直是一枝独秀。不论外部经济环境多么恶劣,其国内经济运行总是稳健有力,这得益于其高等职业教育体制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双元制职业教育,就是整个教育教学过程都始终围绕工厂企业和国家的职业学校(Berufsbildenden Schule 简称 BBS)进行,并特别注重以企业

培训为主,充分发挥工厂中实际生产对学生实践教学的积极作用,将企业中的实践和在职业学校中的理论学习紧密结合。

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学制为 2~3.5 年,一般主体为中学毕业生,教学在企业 and 职业学校间交替进行,以企业为主,大约 60%-70% 时间在企业。该模式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课程设计以职业需求为核心。德国双元制模式的理论课程是以职业生产为中心的,课程体系理论课覆盖了专业所需的所有理论,深浅适度,综合性强,并经由教学经验丰富的业内专家综合编排,为企业中的实践学习奠定基础;二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职业教育,双元制职业教育更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而非以学校学习为主。这使得以培养生产第一线实际操作人员的双元制真正成为受企业欢迎的教育;三是在双元制职业教育体制下,由于学生在这种交替的工作环境中学习,使得学生和企业有了更多的相互了解机会,大大降低了毕业后的失业风险;四是同我国

收稿日期:2013-10-22

作者简介:危钰(1985-),男,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湖北大学高等教育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高等数学。

现行的偏重系统理论传授的职业教育教学内容相比,以工人技术等级考核为培养标准的教育体系更适应企业和市场的要求;五是组织企业联合举办或者由行业主办跨企业培训中心,很好的解决了市场与职业教育发展的矛盾。

(二)澳大利亚 TAFE 学院灵活的教育管理机制

TAFE 学院的设置目标是站在国家立场上,试图解决新增劳动力就业问题并促进社会分工的合理分配。这种以国家为主导的职业教育目标设置与我国的情况是相近的,相较于西方注重学术自由和学者自治的高教环境而言,这种设置具有明显的专制性质,但这种专制性质却也是保证了毕业生就业措施高效实施。“毕业即就业”是学院的目标,以就业为导向,实际能力为培养重心,使得学生可以在学习与工作阶段进退自如。学院允许学生在受教育期间随时转换专业方向,即便是工作以后也可以回到大学深造。在不同职业,不同教育层次,以及学校和企业之间架起了桥梁,消除了各方为各自利益构建的壁垒,方便了劳动者的流动,促进了劳动力的合理配置。目前,澳大利亚有 62 所这样的学院,联邦政府通过这种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各个地方政府和各产业部门也在这样的教育实践中分享到了这种灵活机制带来的红利。

TAFE 学院在设立的资金来源上主要是联邦政府和各个州政府。这种学院实际上相当于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它所颁发的学历文凭受到政府的承认,是澳大利亚国家高等教育的一块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际上,TAFE 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普通本科层次教育。在澳大利亚,普通本科层次院校的学生有大约 75 万,而 TAFE 学员中的学生却有 127 万,接近两倍。这种比例反应了社会对于科学研究人才与实际生产人才的客观需求。

(三)日本专门学院的职业教育制度及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制度

在日本,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有多次机会。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后也都可以选择区普通大学,即相当于我国的本科层次大学,或者选择接受职业教育而后就业。日本承担职业教育功能的高教学院是高等专修学院,短期大学和职业专门学院。前一种相当于中专,后两种相当于高职。目前日本的高中毕业生大约有 36.3%选择考大学,而有约 18.9%选择上职业专门学院。加上短期大学以及其他分流方式,日本新生劳动力大约有一半走向了职业教育并最终走向就业。由于在文化上日本与中国很相近,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因历史文化原因而较低,日本政府为此做出许多努力,例如,为职业学院毕业的学生颁发准学士学位,并在应聘公务员和继续深造方面提供同等待遇。据统计,职业学校的就业率为 80 左右%,其中还

有去大学继续深造的未统计在内,而普通大学的就业率仅为 55%。

日本政府建立了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制度,由国家制定统一而明确的鉴定规程,在考务程序等方面制定标准,并有各地方政府参考地方实际情况具体实施。其中,理论考试是全国统一考试,而实践技能考试则由各地自行开展。相比而言,我国重视理论考试,日本更重视实际技能。反映了日本对毕业生实际生产能力的重视程度。日本的做法,对于同属亚洲文化的我国尤其具有借鉴价值。

二、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启示及具体措施

我国现阶段已经进入应用型人才与研究人才并行的高等教育培养时代。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必然是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根本目标,因此,应当从高等教育体制上进行创造性改革,将高等职业教育放在与本科教育同等高度来予以重视。

(一)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启示

启示之一:借鉴德国二元制经验,加强企业与职业院校间的横向沟通。注重学生的实际生产技能,进一步加强学校教育为主的职业技能培训和企业实训为主的顶岗实习实训,进一步加强学校与企业间的交流和互动,为毕业后的就业奠定基础。启示之二:借鉴澳大利亚 TAFE 学院灵活的教育管理机制,允许职业院校之间的学分互通,允许学生在技能和职业选择上的自由变更,为学生提供在普通本科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转换的渠道。普职互通不仅是体现在专升本之类的学历认证上,而是应切实体现在课程学习和教育教学层面。启示三:借鉴日本的国家职业资格认定体制,从国家层面建立适应市场需要的技能认定机制,使学生从学校学习到企业工作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有明确的攀登阶梯。结合我国现状,可以将职业教育的技能认定证书与职称评审并轨,实行学历证书,技能证书双证书制度,并引导社会将技能证书放在更重要的地位。

(二)对我国高职教育改革的建议和措施

1. 建立“精英加一元双轨”的特色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梯队体系。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确保建设一批高等职业教育精英院校,同时,高度重视并大力促进将所有高职院校与绝大部分普通高校设计成为同步并行的双轨高等教育体系,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从体制上体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共同服务于国家建设的一元目标性。确定一批培养高水平技能人才的高职院校。借鉴国家在航天、核能、体育等方面的人才培养经验,集中国家财政力量建设一批高水平高职院校。可精心打

造 20 所左右以培养具有世界领先技术实操能力人才的大学，在校大学生总量规模控制在 10 万人左右。同时，打造 100 所左右“本硕”连读的技术类大学以培养国内一流技术能力人才，在校大学生总量控制在 50-100 万人左右。

2. 建立目标明确、方式灵活的高等职业教育投资体系。要建立以国家政策为主导，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民资三个积极性的高等教育投资体系机制，分别从国家引领创新科技、企业人才需求和民营资本投资教育回报三个不同层面，鼓励三种投资主体参与高校投资及对学生的奖学金、助学贷款等资助。

3. 建立以就业为主导的高等教育专业设置调整机制。一是以国家和省级政府的人力资源部门定期发布就业需求《白皮书》，指导高校自主调整设置专业。二是建立灵活的专业教材调整机制及以教学需求为目标的专业教师队伍建设机制。鼓励在职专业教师积极跟进专业调整，树立终身学习的专业思想，不断更新专业知识，主动适应专业教学。三是打通企事业单位高层次专业人才进入高校教师队伍的渠道，推行实例教学、专业技能动手能力训练为主的方式，使企业兼职教师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专业教育中发挥特殊作用。

三、结语

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和民生改善的重要战略举措。以改革的思路办好职业教育，对提升劳动大军就业创业能力、产业素质和综合国力，意义重大。教育改革及其研究是一个动态连续的过程，是一个实践与理论相互促进的过程。在后续的研究中有必要积极实践，不断发现改革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实际问题，创造性的借鉴

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积极开展中观、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 [1] 姜大源. 关于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思考[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3, (5).
- [2] 李晓玲. 行为导向: 德国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J]. 教育发展研究, 2002, (11).
- [3] 彭正梅. 德国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趋势[J]. 全球教育展望, 2002, (3).
- [4] 郑向荣.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历史、内涵、特点及问题[J]. 理工高教研究, 2003, (3).
- [5] 姜大源. 关于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再认识[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7, (1).
- [6] 黄日强, 邓志军.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迅速发展的原因探析[J]. 外国教育研究, 2002, (2).
- [7] 年大琦. 澳大利亚 TAFE 的特色及其对我国发展高职的启示[J]. 职教论坛, 2005, (24).
- [8] 潘伟.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特色及其启示[J]. 职业技术教育, 2003, (7).
- [9] 施雨丹. 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趋势[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3, (32).
- [10] 刘小芹. 日本职业教育现状考察报告[J]. 职业技术教育, 2006, (1).
- [11] 葛永庆, 史景轩, 李英. 中日职业生涯教育比较研究及其启示[J]. 继续教育, 2007, (4).
- [12] 易元祥.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研究[D].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 [13] 李迈强, 方凤玲.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与改革走向[J]. 职业技术教育, 2005, (34).

[责任编辑: 石芬芳]

On Feature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Germany, Australia and Japan and Their Experiences Useful to Chines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EI Yu

(Wuhan Railway Vocational College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5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and deepening of reform,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 are faced with challenges in economic transi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 in Germany, Australia and Japan are made. The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is examined. Based on the analyse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 learn the experience of Germany with Dual System and strengthen horizontal connec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vocational schools; they draw on the experience of Australian TAFE colleges with flexible education management that allows credit 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vocational schools and switch between choices of different skills and careers and that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y learn from Japa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system in Japan and establish skills accreditation mechanism which is adaptable to market needs from the national level.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ducation features; education reform; comparative study